

大型古装高甲戏

(諷刺喜剧)

陰 錯 陽 差

编剧：陈丽 张世泽

(方言指导：許文苑)

廈門市金蓮陞高甲戏剧團

一九九〇·七

大型古装高甲戏《阴错阳差》

人物表

- 杨奉功：二十多岁，被罢职的驿丞。
- 钱归道：四十多岁，黎阳县令。
- 钱金凤：十八岁，钱归道之女。
- 钱夫人：四十岁，钱归道之妻。
- 谢学乾：二十多岁，钦赐巡按。
- 林万利：二十多岁，钱金凤原聘（未婚夫）
- 师爷：三十多岁，黎阳县衙师爷。
- 苏小翠：十八岁，黎阳县民女。
- 杨允：五十多岁，杨奉功之奴仆。
- 谢兴：十八岁，谢学乾的随从。
- 银儿：十六岁，钱金凤的随婢。
- 二轿夫、店主、钱贵、二富豪、舞女、婢婢、众父老、衙役数人。

序 幕

- （一曲既有现代意蕴又具传统韵味的乐曲悠扬而起。
- （一束聚光照射在身着官服的杨奉功及其狐群狗党的身上，一群丑造型。
- （灯光渐渐加强，有一男声在朗吟而颂。

(吟)(●) 朗之乾坤，主明臣良。浑浊世道，官贪似狼
知悟者，修身敛迹，持迷者，身败名丧！

(随着音乐，群丑复苏、狂舞。

(内声唱) 金钱买官不吃亏，

驿丞虽卑也富贵。

倚红偎绿轻狂甚，

沉缅杜曲天之醉。

“骰子”一掷千金去，

朋比为奸成匪类。

(内声喊：圣旨下！

(群丑定格。一奉旨官带二校尉上，摘去杨织帽。

(男声续念：

驿丞黜货，罢黜还乡。

没收赃物，永不叙用！

(杨奉功声，我的官！我的织帽……

(灯暗。音乐起。

第一 场

(暮春。

(城郊，一片颓垣残壁。萧索景象。

(幕在歌声中启。

(内声唱) 穷乡僻地人烟稀，

断墙残壁满疮痍。

官贪吏恶绝人寰，

强征暴敛地无皮。

何……！

富者倾产去输官，

贫者争卖女与儿。

舍无炊烟！……

哀鸿遍地人流离。

苏小翠：〈内唱上〉

插草卖身葬双亲，

乞求四乡慈善人！〈跪〉

（群众见状摇头叹息地下。谢学乾、谢兴微服上。）

谢学乾：这位姑娘，你为了何故，插草卖身？

苏小翠：客官，听说。

（唱） 县令嫁女儿，迫民送贺仪，
巧取兼豪夺，百姓苦难支。

（白）我家无钱可送礼，衙役竟暴强搜家。传家玉镯被抢去，双亲若被打死。

谢学乾：啊，真有此事？

苏小翠：小女子不敢胡言。

谢 兴：你何不去告他？

苏小翠：咳！〈接唱〉

官々尽相护，

何处有青天！

家贫无力葬双亲，

唯有此身可卖钱。

谢学乾：可恼，可恼啊！

（唱）

黎阳黑云盖青天，

百姓受害苦万千。

我今代天来巡狩，

定要为民解倒悬。

查吏治，惩贪顽，

严明法纪不徇情！

谢兴：〈急止〉大……〈急改口〉公子，你我乃是行路之人，就不要多管闲事吧。

谢学乾：是。谢兴，你取些银子，送与这位姑娘，让她回去买棺木收埋她的双亲。

谢兴：是。〈取银〉姑娘，你不用卖身了，阮公子这些银子要送你。

苏小翠：〈不敢接〉这……

谢兴：你放心，你拿去啊。〈塞给〉

苏小翠：〈接银，跪下〉多谢恩公了。

谢学乾：姑娘不用如此。〈扶起〉快回去罢。

〈学乾在送小翠回去，正碰上坐轿颠々上来的杨奉功。〉

杨奉功：〈内声〉吡哼。

〈念上〉悠哉，悠哉。〈挑箱子的杨允跟上〉

轿夫：〈和念〉忧哉，忧哉。

杨奉功：乐哉，乐哉，

轿夫：苦哉，苦哉。

杨奉功：〈唱〉乐颠々，笑咳々。

人生欢乐几时再？

〈轿子与学乾三人相撞，奉功险些跌下。〉

杨奉功：哎，哎，哎。下轿，下轿。〈下轿科〉何人敢来挡道？

谢兴：挡道？我正要问你呢。为何乱中乱撞！

杨奉功：噢。〈把兴细看〉你人细，说话怎样比人较大啊？噢！

我以为是什人呢，原来是二个未断乳的狗奴才！

谢兴：你！你敢出口伤人。

杨奉功：〈发现小翠〉哦，还有一个娇滴滴的小娘子，陪伴身边，真是艳福不浅啊。

谢兴：〈气愤地〉你……你狗嘴会吐出象牙。〈欲打杨〉

谢学乾：谢兴，不可如此。

杨奉功：哼，是恁来碰着我，我闹不放恁煞。将这个小娘子共我留下来，我才放恁过去。

谢兴：你敢……

谢学乾：〈忍着〉谢兴，不必与他多言，此等无赖之徒，不与计较也罢，咱赶路要紧。〈与小翠下〉

谢兴：〈悻悻地〉哼。便宜你这无赖小人。〈下〉

杨奉功：好气，好气呵！呸！〈指着三人下去的方向〉竟敢骂本老爷是无赖，好，好，本老爷定……定不放你干休！〈顿脚〉

杨允：老爷。〈改口〉老爷，如今有的身价已不比往日啦。凡事我对你多忍耐些。

杨奉功：忍耐？唉！

〈唱〉想当时——

做驛丞虽然官位卑，

仗官势，威赫在一时，

贪欢逐乐日复日，

斗鸡走狗兼赌钱。

〈内唱〉吃花酒，

拥娇妓，

欢娱嫌夜短，

醒来日已迟。

杨允：〈唱〉都是你，放荡不羁，

才会禍從蕭墙起。

如今罢官归故里，
马瘦毛长不得志。

杨奉功：嘻，嘻！

〈唱〉莫怨嗟，
杞人忧天，
且来游山村逛街市，
依然故我摆摆过市。

来呵，打轿进城。

杨元：慢。（拉杨奉功）大爷，咱身无分文，我看咱还是行路入城怡着。

杨奉功：行路？我今虽被罢官，人说虎瘦威风在，行路入城它不被人耻笑，受人看轻。我要威々风々，体々面々，好象八府巡按一样，坐轿游山玩水。来呵，起轿！

银儿：〈内声〉轿夫，且慢！〈上〉

杨奉功：〈一怔〉噢，你是什么人，敢来拦轿？

银儿：你要问这位奶奶的名？〈手一指〉你看。

钱金凤：〈内声〉来也。

〈唱上〉郊外踏青赏景致，
蜂喧蝶闹，因花香味。
薰风吹得游人醉，
留恋往返脚疲步难移。

银儿，快唤轿夫，将轿打过来，伺候本小姐上轿。

银儿：喏，有听见吗？阮小姐要坐轿，紧将轿打过来。

杨奉功：慢，慢。此轿是我雇的，你敢来夺我的轿？

钱金凤：什么夺轿呵，轿在路边，你会雇的，我也会雇的，说什么夺呵。

杨奉功：真是岂有此理，圣人云：“非礼勿动！”君子怎能夺人之所好。

钱金凤：哎哟。银儿，本小姐口渴，紧卖卖杨梅的挑来。

银儿：小姐，此地都无卖杨梅的呀。

钱金凤：无卖杨梅的，何来这一阵酸溜溜的气味！

杨奉功：好气，你这小丫头，竟敢口出狂言，待本老爷……唔

大唔，待本老爷与你教训、教训一下。

钱金凤：哎哟，什么老爷，大爷啊？哼，看你这酸溜溜，落魄样，想你还不认识本小姐呢。

杨奉功：你是何方刁妇，如此蛮横？

钱金凤：银儿，你说给他听，也好让他开开眼界。

银儿：是。你听着。

（唱） 我家老爷权摄黎阳，
小姐千金玉体名气扬。

钱金凤：（唱）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银儿：（唱） 劝你莫争桥道豪强。

杨奉功：（唱） 我以为是什么皇亲国戚呢，原来是一小县令的丫头。也敢与本大爷相争桥。

杨允：（拉杨）大爷，咱还是息事宁人，不可招灾惹祸。将桥让她，做一个顺水人情，又可省一条桥钱。

杨奉功：族！岂有此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将桥让他，岂不有损虎威。来啊，起桥。

钱金凤：且慢。

杨奉功：起桥！

钱金凤：停桥！

（二人作争桥舞蹈动作，各跌倒在地。）

杨允：（念）既大爷，怪癖柄，让人笑不得，哭不是。驿丞被革职，做了一品大百姓，本来要象“焊尾狗”，他却偏要摆架子。要坐轿，身无钱，石头装箱将人骗，害我挑到

大汗淋漓。

钱金凤：轿夫凭将轿扛过来，我每人赏银十两。

轿夫：是。〈靠凤〉

杨奉功：我赏银十五两。

轿夫：是。〈靠功〉

钱金凤：我赏二十两。

轿夫：是。〈靠凤〉

杨奉功：我赏三十两。

轿夫：是。〈靠功〉

杨允：啥，三十两？连三分钱都无明。

钱金凤：轿夫，凭是听本小姐的，还是听他的？

轿夫：啥人出的多钱，阮就听啥人的。

杨奉功：哈……

钱金凤：哼。待本小姐回去，告知我爹，定掠你去坐监牢。

杨奉功：坐牢。哈……。谅他小女县令也不敢。就是皇亲国戚对我也礼待三分。

钱金凤：你有本事就别走。银儿，回府。〈拐着腿，银儿急扶下

轿夫甲：嘻……〈吟〉一场龙虎斗，〈读豆〉

轿夫乙：〈吟〉你我财运到。

轿夫甲：〈吟〉大爷肯赏银，

轿夫乙：〈吟〉咱安献慇懃。

杨允：大爷，咱袋仔空空，还是设法“弄缝行动”，莫再逞英雄。

杨奉功：休要多嘴，人生在世要自慰，今朝有酒今朝醉。

杨允：若是无酒呢？

杨奉功：〈吟〉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自有村。

杨允：但恐……

杨奉功：怎样？

杨允：^顶身无分文难应酬，轿夫定然不干休。许时^顶街要拉^顶共揪^顶，

众人玩笑岂不满脸羞。上

杨奉功：有理何，有理。这要如何脱身了……〈想〉

杨允：大爷。〈拉功耳语〉

杨奉功：妙，妙，妙！妙哉何。

轿夫甲：大爷，请上轿。

杨奉功：〈假意观看景色〉

轿夫乙：请大爷上轿进城。

杨奉功：哦。时间尚早，本大爷看此地风景幽雅，想在此多游

耍^顶时。您也辛苦了，歇困歇困再进城未迟。

轿夫：是，多谢大爷。

〈杨允示意奉功急下。奉功留下。〉

轿夫甲：老细的，有到那大树脚去晒一醒。

轿夫乙：老大的，嗨文他还未付轿钱。

轿夫甲：〈会意〉是。这位大哥，你也辛苦了，歇一歇何。

杨允：是有，该歇晒，看大爷已去远了。

〈唱〉 暗施计智，

大爷已转身来脱离。

我还须一番暗周旋。

伺机脱身莫误时。

天时不早啦，二位兄弟，我看有不是趁早入城恰着，

轿夫甲：你急啥，你挑出重的箱笼，比阮恰辛苦，歇困歇困再行。

轿夫乙：老大的，这位大哥说的也是，有不是挣钱要紧何。

杨允：如此，待我去叫我大爷回来，〈挑起担子欲走〉

轿夫甲：〈拦住〉嘿，你挑着这样重的担子去叫您大爷，岂不是最惹工。

轿夫乙：不如且将它放在这里，阮二人替你看着。

杨 允：恁……

轿夫甲：嘻，不是阮不相信你，是这重担挑来挑去，会磨破你的肩头皮。

杨 允：只是这箱内尽是……

轿夫乙：大哥尽管放心，任何贵重物件交代阮，定会缺少半分厘。

杨 允：好，好。那就请二位帮忙看管。

轿 夫：放心就是，放心就是。

杨 允：拜托，拜托。〈下〉

〈稍停，轿夫四处张望不见二人。〉

轿夫甲：歹空，敢会被个骗去。

轿夫乙：惊啥，和尚走，庙还在。

轿夫甲：对，对。这样重的箱笼，内面定是珍珠财宝。

轿夫乙：我看是钻石玛瑙。

轿夫甲：倘若不回来，

轿夫乙：咱就二一添作五。

轿夫合：分掉！

〈二人看四边。〉

轿夫甲：不如乘个未回来，打开箱，一人分一半，溜。

轿夫乙：着。〈二人打开箱〉

轿 夫：啊，〈取出石头〉是石头，咱受骗啦。

〈灯暗。〉

〈幕下。〉

第二场

时间：紧接上场。

地点：县衙花厅，有一八宝柜，陈列着奇珍异宝。

（幕启：钱归道在欣赏翡翠玉镯。）

钱归道：哈々々。

（唱）七品县令官虽微，
独断专行任我为。
黎阳一境财与宝，
搜括全归我八宝柜。
谁人匿宝不肯献，
叫他破家吃大亏。

下官黎阳县令钱归道。人说我姓钱，钱里生，钱里长。堂上板面孔，堂下钱路通。哈々々。“衙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么。

师爷：老爷，老爷。（上）

钱归道：唔，师爷，你来得正好。我女儿的粧奁备办得如何了？

师爷：豪门大户送来奇珍异宝十二件，彩缎绫罗九十二匹。

钱归道：那分派各家名户的贺礼呢？

师爷：排派各家贺仪，收来礼金不计其数。

钱归道：好呀。女儿出阁，百姓助粧，师出有名，真是妙不可言。

师爷：只是百姓怨声载道，满城沸腾。有的沦为乞丐，有的离乡背井。

钱归道：呃。如今六部送礼成风，州县争相仿效。本官屈居穷乡僻壤，已属不幸，捞点油水亦是理所当然。

师爷：不过……

钱归道：不过什么？

师爷：苏小翠说老爷你强抢她家的传家宝，翡翠玉镯。

钱归道：翡翠玉镯，乃是无价之宝。它是她穷家所能收藏。本老爷替她保存，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

师爷：她还说你迫死她的父母，要去告你。

钱归道：大胆！嘿。想她不过是条小泥鳅，翻不起多大风浪，免管她。

钱贵：（上）禀老爷，姑爷有事要见。

钱归道：快快请进。

钱贵：是。有请姑爷。（外下）

林万利：（上）朝欢暮乐家富豪，纸醉金迷无烦恼。见过岳父大人。

钱归道：贤婿免礼。

林万利：方才小婿在门外，遇见一差役，送来一封表舅爷从京都寄来的十万火急书信。

钱归道：哦。定是听说我女儿婚事，特地送来贺礼。待我看来。
（拆看）

（内声念信）

寄信人：（内声）书奉姐夫尊前，贵县民怨沸腾，姐夫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横行。朝臣议论纷纷，此事震怒龙廷。派一巡按前往你县，体查民情，微服暗访私行。赐有金牌一面。

钱归道：啊！（怔住）

师爷：（接信念）上述情节属实，先斩而后奏明！

寄信人：（内声）先斩……后奏……先斩后奏……先斩……先斩……

钱归道：哎……（昏倒）

林万利：（急扶住）哎呀，岳父，岳父……

师爷：老爷，老爷。（向内）夫人快出来，夫人快出来啊。

钱夫人：（急上）厅堂闹声喧，不知何事端。

林万利：岳母，岳父他昏死过去了。

钱夫人：啥？死啦，我苦，老爷啊，你死不得，你怎可放阮孤儿寡母……

师爷：〈哭哭不得〉哎呀，夫人啊，老爷是一时心惊，昏过去的。

钱夫人：无死？唔，不是死。哎呀，老爷，你要醒过来啊。

钱归道：〈醒转〉哎哟……

〈唱〉 见书信惊得我魂飞魄移，
冥冥中似觉得身与首离。

哎呀，我的头呢？我的头壳呢？

众人：老爷把定，老爷把定啊。

钱夫人：这到底是啥大事啊？

师爷：巡按奉旨要来暗访。

钱夫人：啥？巡按……

钱归道：要查徇私受贿的事宜。

钱夫人：若果他查着呢？

钱归道：轻者丢官去职，

钱夫人：重者呢？

师爷：先斩后奏，身首分离！

众人：〈惊坐地上〉啊！

〈唱〉 痛痒相关难回避，
今要如何脱身离？

〈众人搔首抓耳，团之转。〉

钱夫人：老爷，你该想一个主意啊？

钱归道：师爷，你是孔明军师，多谋善断，你该出一万全之策。

师爷：这万全之策吗……有了。

〈接唱〉 须着寻找巡按伊，
见风转舵用计智。

钱归道：嗨！事到如今只好如此。贤婿你速去报知洪捕头，派出衙役，四处查找巡按下落，速来回报。

林万利：是。（欲行）

师爷：慢。老爷，还有小翠一事。

钱归道：唔，险些忘记，将苏小翠拘解入狱究办。

师爷：为防节外生枝，那些刁民……

钱归道：一律拘解入狱，免得捆去找巡按告本老爷的状。

林万利：是。（下）

师爷：老爷，此事须要小心对付，以免后患无穷。

钱金凤：（内喊上）爹，爹，母亲……爹，你要为女儿做主啊……

钱归道（不耐烦地）：哎啊，你爹的命都要休了，还能为你做主

钱金凤：母亲……（撒娇）

钱夫人：到底出了啥大事？唉，你母此时三魂已少二魄啦。

钱金凤：母亲。

（唱）

主婢游春到郊畿，

贼子争轿将兜欺。

银儿：（唱）

千金小姐遭羞辱，

光棍狂妄多神气。

钱夫人：什么，黎阳县竟有人如此大胆！

银儿：听他口音，好象不是本地人。

钱归道

师爷：啊，外乡人？何等模样？

银儿：这人啊——

（唱）

八面威风敢造次，

顾盼自若性骄恣。

钱金凤：（唱）

不识抬举似犍驴，

笑骂女儿太放肆！

他不但耻辱女儿，还戏笑爹之你！

钱归道：他说什么？

钱金凤：他说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不敢将他怎样。

钱夫人：此人如此狂妄，老爷千万莫将他放过呵。

师爷：且慢。老爷，听此人口出狂言，定有来历！

银儿：是何，他还说，皇亲国戚见过千千万。老爷不过是一小小县令。

师爷：此人如此神气，威风十足，莫非是……

钱归道：是什么呵？

师爷：是……

钱夫人：〈自作聪明地〉是巡按大人？

众：〈惊呆〉巡按大人！

钱金凤：母亲，到底是啥大事？

钱夫人：方才你爹接到京都送来急信，说朝廷派一巡按大人，到此查察民情。

钱金凤：呵，巡按……

银儿：夫人一说，小婢我想起来啦。

众：你想起什么？

银儿：此人自称老爷，又急称大爷。

钱金凤：我苦咯，我还将他耻笑死。

众：什么呵，你还取笑他呵？

银儿：是啊，他给阮小姐取笑，气得目眦尽到大之甚，嘴子张开，说什么会损他的虎威。

众：虎威！〈大惊〉

钱归道：惨了，此人定是巡按无疑。〈怒向凤〉你……你造反呵！

〈唱〉

成事不足败事有餘，
惹此大禍殃及池魚。

师爷：事已至此，怪她也无用了。人说：“既来之，则安之”

钱归道：你有什么妙策？

师爷：查找他的下落，摸他底细，投其所好！

钱归道：对。此人多少年纪？

银儿：是一少年郎君。

钱夫人：少年家好摆弄。

师爷：对，三斤子姜不值一斤老姜辣。

钱夫人：将他请來府中，再作道理。

钱归道：银儿，随我到各客店辨认。

银儿：遵命。

〈灯暗，幕下。〉

〈幕内唱〉 查上何事将人惹？

见风未必就是雨。

机关算尽自己误，

人说无巧不成书。

第三场

时间：隔天。

地点：客店。

〈幕启：杨奉功颓废不振地在踱步。〉

杨奉功：嗨！〈唱〉

耳鸣头昏脑中飢，

翻箱倒笼无半钱。